

与 郎 共舞

黄子音 著
花城出版社



与郎共舞

黄子音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与郎共舞/黄子音著. —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1. 4
ISBN 7-5360-3487-3

I. 与 ... II. 黄 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13846 号

与郎共舞

黄子音 著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

粤北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 插页 160,000 字

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8,000 册

ISBN 7-5360-3487-3

I·2879 定价: 11.5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

夜幕降临，养足了精神的台北午夜牛郎
纷纷出动，迈开潇洒的舞步，勃起雄性的图
腾，迎向每一个渴望爱欲的呻吟……

ISBN 7-5360-3487-3



9 787536 034877 >

定 价：11.50 元

黄子音，上海市人。台湾文化大学戏剧系毕业，美国圣彼得堡大学心理学硕士。曾任台湾自由时报、中国时报、太平洋日报编辑，电台节目主持人，编剧，小说家。著有《红尘有爱》、《台北一千零一夜》、《寂寞星期六》、《痴心汉》、《单身女郎三十心情》等。作品曾获金带奖、金钟奖、时报文学奖。目前专心从事写作，并经营“作家咖啡馆网站”。

“该你出牌了，Stephen。”永健说。

“这副牌我铁是输定了，到现在我只有两张王牌，玩个屁啊！算了，我认输。”

“认输可以，我的一百块钱呢？”

“给你啊！”Stephen从皮夹子掏出一张一百的钞票给永健。他接过来，放进钱包里。维亚在一旁看得笑了，习惯性地拿出把梳子梳着他那头宝贝的头发。

“阿健好像很少输过。”

“运气好而已。Stephen，还要玩吗？”

“不玩了，已经输了三百块钱啦！”

“也许下一盘我就输了。”

Stephen瘪着嘴。他生气的时候也有一种滑稽的表情。不过永健想他不是真的生气。他常喜欢逗他。

“好吧！再玩，我他妈的不信这个邪！”

“就是嘛！who怕who！”维亚说，“不要紧，Stephen，我投资你一半。”

“你说的哦！可不要后悔啊！”

“五十块算什么？待会儿在娘儿们身上赚回一百倍。”

“说得也是。”

永健不搭腔，开始洗牌发牌，动作熟练而快速。

现在还不到九点，大概再过一会儿，客人就要上门了。在这之前先赢点钞票吧！永健想。他可是从来不会去同情他的对手的。

“Stephen，”他看着牌说，“你先叫牌吧！”

Stephen 研究了一下牌后表示：“one diamond。”

“好。”他说，虽然他的王牌不多，但这次有意试一试运气。有时候，人真要靠点运气的，不是吗？

不知从何时开始，他一天的生活重心挪到了夜晚。他在白天睡觉，连梦都没有。他大概从来不做梦，因为他的精神和肉体往往有一种互相抵消的作用，也就是说，他将自己维持在各方面都平衡的状态上。在人生的天平上，一边是金钱和女人，一边是时间，以及他所能支配的权力。他不做梦的，梦只是夜晚的色彩。当你踏进俱乐部，一切就开始了。

这个夜晚，所有属于夜生活的活跃者都出来了。你在白天可能很少看到他们，好像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。有些人不喜欢阳光，却能感觉灯光的温暖，一种保护性的灯光——女人永远不会在大太阳底下活动的，她们不喜欢在光亮的地方暴露自己，所以你必须知道什么样的光线对她们最有利。当她们感觉自己有吸引力时，你的工作就比较轻松了。女人是很累人的东西，你得小心伺候着，否则她会翻脸不认人。当她走进俱乐部的那刻，你的表演就开始了。他通常是坐在显眼的地方，他不怕女人看，他经得起看。他眼睛从不会瞟向那些女人，只用眼角的余光打量她们，这样使她们也自然些。这跟男人上台作肌肉的健美展示不一样，女人可以恣情地叫喊，在那种时候她们多半是像孩子一样地放纵、喧闹、泼野，感觉游戏般的快乐，可是她们未必想要你。所以在这

里，根本不必卖弄什么，他只是静静地喝他的酒，和伙伴们聊着天，悠闲地玩几副桥牌。

他的名字叫曹永健，他们都叫他阿健——所有其他在这儿工作的人。

他们一共有十来个人，也许以后还会有更多。Stephen和永健是一起来的，通常他俩坐一桌，坐在固定的位子。他们不需要每天来，不用打卡，天晓得永健最不喜欢过一天中必须有打卡时刻的生活。他想有一天当他离开这个地方，将什么也不留下，有的也只是女人在心灵角落偶尔擦亮的记忆，像火柴点燃瞬间便熄掉的刹那，她记得你某一角度的脸、眼神。在她销魂的时候捕捉到你深入她的某种东西。也许在她秘密的隐私中永远保留着你——大多数的女人就喜欢享受这种略带伤感的气氛与意境，可不是？

昨夜，田心来了，他有预感她会来，不过他想田心大概是她的假名。然而对他来说，这并没有什么区别，他甚至也可以把她们编号，一号二号三号……但是他愿意尊重她们，因为她们需要男人的尊重。可是大部分时候她们得不到，因此便心灰意冷地更加作践自己。你必须让她们恢复一点自信，尽量让她们感觉真实，这样她们会永远记得你的好处。

她来了。她是个干脆的女人，付了账，永健将她带到他住的地方，省下旅馆费，她会感谢他的。她已经超过了三十五岁，全身的肉松垮得可以，但她要放开她的自卑，如此她才能尽情地享受一切。她是完全清楚她在干什么的，永健也欢迎这种女客人。他对他的服务很满意，他们并没有说太多的话，有时候真的是话说得越少越好。事后永健送她回家，然后再开车回到俱乐部来。

她要他为她保密，他会。然而她却应该知道，她不是

第一个瞒着曾经先和他有过关系的好朋友而再来找他的女人。有些女人根本不在乎这种事。永健想若何其娜知道了大概也不会在乎，她是田心的朋友，也是在田心前和他睡过觉的。不过她有那种控制男人的欲望，在床上则像只野猫一般凶蛮，她会抓你，咬你，像恨不得弄死你。她是个不容易满足的女人，是一个有钱阔佬闲养着的情妇。目前永健跟她的关系还在，但是前天晚上他晃了她一点，因为临时他有更好的节目。不过真是天晓得，这些都已经不能算是节目的节目了。

周末永健没地方去，所以又来到俱乐部里。他上班将近半个月，每天生意还好。今天维亚也过来跟他们坐在一起，他是个漂亮的家伙，二十三岁，一百八十三厘米的身高，晒成古铜色健康的肌肤。他母亲是山地人，因此他长得颇有点带混血的味道。

另外还有一个森森，是个年轻的小鬼头，有人说他还不满二十岁，然而他看起来却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留着一头由诗意发廊师傅剪出来的蓬松有致的长发——这些家伙都视发如命。就永健所知道的，另外还有个叫安迪的，是个戴眼镜斯文的家伙，天知道他怎么也来干这一行，听说他还是研究院的学生。他会告诉你什么叫做植坡地，以及一大堆你听不懂的专有名词。至于永健的伙伴 Stephen，他是来瞎搅和的。

他曾经和永健在一家汽车公司同过事，后来永健离开了那家公司，和他则时常保持着联络。他是广东人，讨厌他自己的中文名字，所以要求别人称呼他的英文名。这小子已超过三十岁了，头有点秃，很像某部外国电影中的滑稽明星，他似乎只会使女人发笑。永健不清楚他私底下到底有什么好

的功夫，能够让他在这里钓上女人，反正他晚上没事，免费到俱乐部里来玩玩也好。

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娘叫茱丽，以前是新加坡舞厅的舞女，现在退休下来。多年前永健去那儿跳舞认识了她，但对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后来，他又在一家酒廊碰到她，她已经当起了女经理。那家酒廊生意并不好，没多久就垮了。然而像她这样的一个女人，永远不怕没地方混，不久她又找到了一个支持她的后台老板。据永健所知，这家俱乐部已经三度更换老板，如今交到她的手里，她打算好好经营一番。永健不得不佩服她的做法，她给女士们提供了最佳服务。也许这就是她的聪明之处，你不能怪她是个标准的社会产物，人人都在投机，只不过是时间和决定上的快慢差别而已。永健也是将实质的利益摆在一切前头的，他和茱丽或者是同一类型的人，不过总有些地方他们不同；骨子里的某种不同，他能感觉得出，但他还不能确定那是什么。

将近十点，维亚和森森的客人来了。另外还有一桌是两女一男，他们没有点台。男人来这里并不稀奇，其中自然有不少是来一旁欣赏风景的，像是比谁都要兴奋。到这儿来的人的心态你不必去分析，就像永健也不愿去分析他自己一样，反正他就是来了。

除了他，其他的人似乎都持有一种以上的理由，以及他们所刻意想表现出来的无辜态度。像维亚，他是因为母亲生病才采取这种捷径的赚钱之道；森森是为了替父亲还债；安迪则想来此找题材写一本书。Stephen 是准备多存点钱出国。其实永健也有许多理由，他欠下赵老板场子里一屁股的债，不过就另一方面来说，他是有意要跟自己挑战，他想看看他究竟有多大扭转命运的力量。他不是故意要把自己陷入到某

种观念中去；这只是他衡量出他与这个社会所存在的一种现实关系而已。

这时有两个女人走进门来，他立刻认出其中的一个。大约一个星期前她来过，现在还带了个伴。他想今晚大概有搞头啦！

“瞧，我的生意上门了。”

“阿健，等一下你过去可要多多推荐我啊！老子昨天前天都没有坐台，今天又被你赢去这么多钱。”Stephen嚷着。

“你已经不吃香了，我建议你去买一顶假发，不是我说，Stephen，你只要戴顶假发，也可以称得上是美男子。”

“美男子？我他妈的美在屁股上唷！”

永健朗声笑。

“没得混啦！”

“紧张什么，别一直朝人家看嘛！”

她叫侍者请他过去坐台。永健想起了她的名字——思思，准是假名。俗里俗气的外表打扮，以及乏味的言谈——没什么头脑的女人，空有满口袋钞票。

“我要过去了。”他收起扑克牌。

“别忘了你的好朋友啊！”

“当然。”

永健走向思思。她旁边坐了个胖女人，身穿一套看起来质料颇不错的洋装。他一眼就瞥到她手指上那只闪亮巨大的钻戒。他坐下来寒暄：

“今天这么早就来了？”

“太晚来怕你跟别的女人出场了，你在这边是红牌呢！”

“红牌？我什么时候又变红牌了？”

胖女人开了口：“不过红牌可没有黑牌值钱哦！”

“这话怎讲？”

“我是指威士忌酒，别误会了。”

“来，我给你们介绍认识一下。阿健啊！这是我的好朋友珊蒂，刚从新加坡度假回来。你看她晒得有多黑。珊蒂，这是阿健，我跟你说过的。”

“好个屌健男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阿健皱着眉没听懂。

“屌健男啊！就是指又屌又健的男人，不过你不要又误会了，我说的健是健美的健。”

“那么女人呢？”他不禁反问，“男人是屌健男，女人呢？该怎么形容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女人就是骚健马，又骚又健。”

“嘴巴倒是挺厉害的嘛！”

狗屎！他在心里骂道。

“珊蒂就喜欢跟人家开玩笑，你不要在意啊！”思思解释着，似乎觉得歉意地将她的手压在他的手背上。永健报以不以为忤的一笑。

“我不会在意的啦！我欣赏有趣的玩笑。来吧！珊蒂，我敬你一杯。”

她们喝的是啤酒。永健在侍者拿给他的空杯中斟满了酒，敬了珊蒂。他一口气喝光，她瞅着他，眼中露出感兴趣的目光，也爽快地倒满一杯，仰头饮干。

“好酒量。”永健说。

“阿健！你们这里到底有几个男的坐台？”思思问。

“十来个吧！”

“今天都来了吧？”

“有的没来，怎么样，要不要我帮珊蒂介绍一个呢？”

思思愉快地转向她的老朋友：“珊蒂，你是要自己挑呢？还是要阿健帮你介绍一个？”

“自己挑，怎么挑？”

“你就看哪！看到哪个喜欢的就叫他过来。”

永健为 Stephen 积极了：“或者我帮你介绍一个？”

“哪一个？”

他呶呶嘴表示：“就是坐在那边那个穿红衬衫的性格男子，他和我是一伙的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我看不清楚，我有近视眼，待我戴上眼镜看看。”

珊蒂从皮包拿出眼镜戴上。她看到那个秃头家伙了，Stephen 朝她面露笑容打招呼。她看见他摆出的是一副有意强调身上肌肉的姿势，她感到好笑。如此挑男人的确让她觉得刺激，但她并不欣赏他。

“这个不怎么样嘛！”

“很能搅和哦！”

“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坐在那里？”

“其他人都上台了啊！”

珊蒂摘下眼镜。“好吧！反正我也只是来见识见识的，你就叫他过来好了。”

永健立刻叫侍者去请 Stephen。他颇开心地走过来，一屁股坐到珊蒂的身边，伸出手：“嗨！How do you do? My name is Stephen, you speak English?”

他妈的，又来了，永健翻翻白眼，他总是来这一套。

珊蒂和思思狐疑地对看一眼。珊蒂并没理会他伸出的那只手。

“怎么，他是外国人啊？”

“no no no! I am one hundred% Chinese, but—you know——我的——国语说得不好，因为我——是在美国长大的。唷——我到——台湾来玩，不小心把钞票还有 Pass-post 都掉了。所以我——you understand?”

胖女人皱着眉看永健。“我不懂他的意思。”

妈的，真累！他实在懒得替他解释：“是这样子的，Stephen 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学生，他来台湾观光，不小心把钞票和护照都弄丢了，身上没有钱，所以暂时到这里客串一下。他会讲国语，但国语说得不太好，如果你会讲英文就跟他用英文讲。”

“yeye, he's right!” Stephen 一旁点头。

“拜托他讲国语好不好？英文我听不懂。老娘连 ABCD 都写不好，别考我了。”

“Stephen,” 永健说，“讲国语好不好？”

Stephen 耸耸肩，“OK，那就讲国语好了。嗨！小姐，我能请你跳支舞吗？”

“瞧他国语不是说得满好的吗？干嘛不说国语呢？真是的，好啦！要跳舞我们就一起下去跳吧！阿健，你也请思思嘛！不然只有我们一对跳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可以啊！”

他们双双走进舞池跳起舞来。乐队奏出的音乐美好动人，可惜怀里的女人太差，永健想，她的头发有股刚烫过的药水臭味，还有，你得避开她的呼吸。

舞池里每一对男女都搂抱得死紧，女人闭着眼陶醉在这片刻的温柔里。永健一会儿和 Stephen 跳近，他拍拍他的肩膀，他回过头来。

“Where is California?”

Stephen 耸耸肩，手一摊：“Who knows!”

永健大笑，带着思思跳开。她从他怀里抬头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你们在笑什么?”

“没什么，我今天心情特别好。”

“为什么?”

“因为你来啦!”

“算了吧! 我才不相信你的话。”

“对了，你最好也不要相信，最好什么都不要想，只要有音乐，有酒，有舞跳，还有时间，我们拥有这些就够了。”他将她搂得更紧一点。她也紧紧地回抱他，硬叉叉的头发直弄得他鼻子痒痒地想打喷嚏。

Blues 完后，换上了 Disco 热门音乐。他们继续跳下去。思思惟恐汗水会弄脏脸上的化妆，跳了一会儿，便拉永健回座。Stephen 和珊蒂还在大跳特跳。

两人回到座位。思思将头靠在他的肩膀上，一面微笑着望向舞池。

“看来我的朋友还玩得满高兴的。那个什么 Stephen 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学生?”

“是啊! 他是加州的，我还是哈佛的哩!”

“哼! 就知道你们最喜欢乱盖。不过你如果想把珊蒂当傻瓜，那你就错了。她可是又精又厉害的人物。你知道吗? 她经手的事业都是几百几千万以上的投资呢! 别小看她。”

“那你不是在暗示我什么吗?”

“她是比我有钱多了，而且她先生一年到头都在国外，很少回台湾来，不像我出来玩还要偷偷摸摸地瞒着我老公。怎么样? 我看她对你也有意思哩!”

“把机会让给 Stephen 吧！”

“她对 Stephen 不会感兴趣的，她看上的是你。”

永健点了根烟抽。思思用渴望着什么的眼神凝视他。他知道有些时候他要表现出一种适度的温情。

“你晓得，”他说，“什么事情我事先都不愿意去想我该怎么做，反正到时候我就知道我会怎么做。我是不可能作任何承诺的，但是，既然你现在在我的身边，我就不会去想别的女人。”

她满足地笑了，更加偎紧了他。

永健抽着烟，舒适地靠在沙发上，伸直长腿。今晚客人不多。他看见茱丽在吧台里面，正坐视着她手下这群精英们。她已经为此投资了不少钞票。这家俱乐部不算小，装潢也是一流的，尤其是进门处那条迂回别致的走廊，你会以为你走进星际大战里的时光隧道。以前这儿经营的是一般的酒廊，有女人陪酒，听说为了要吸引顾客，还外加模特儿穿泳装表演 Disco 的节目，不但表演，也可场外交易，价码稍高些，不过对永健而言，同样是花钱玩女人的话，她们身价不同又意味着什么呢？他无法分辨出来。好在他从来也不用掏腰包玩女人，只希望她们不要来纠缠他就好了。

一名侍者走过来，俯身对他说：“阿健，你的电话。”

这时候会有什么来找他呢？永健感到纳闷。他推开怀中的女人：“你等等，我去接一个电话就来。”

他起身走到柜台，拿起电话，觉得有种不好的预感。

“喂！”

“嗨！阿健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小高啊！”

妈的！是赵老板手下的狗腿子。

“你怎么会打到这边来？”

“打到你家你不在啊！我打听到你在这里。”

“怎么样，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没什么事，问候问候你啊！”

“我知道你的意思啦！好啦！我这两天会去跟你们结一结账的。”

“阿健，抱歉啊！我也只不过是替人家跑腿而已。”

“我晓得啦！你放心，我不会晃点不清的。”

“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再来玩玩呢？”

“算了，最近手气不好，歇一阵再说。”

“对！手气不好就应该停一停，反正以后翻本的机会还多得是。好吧！那这样就麻烦你有空过来一趟，要不要说好什么时候我来接你呢？”

“不用接我，我自己过去就好了。”

“OK，那就这样子吧！”

“代我向赵老板问候一声。”

“好的，没有问题，谢谢你啊！阿健，不好意思打扰你。”

“哪里。”

他挂上电话，忍不住诅咒了一声。居然找到这种地方来，真搞不过这些讨账的。

他回到座位，思思随口问他：

“是谁打来的？”

“一个朋友，没什么事。”

珊蒂和 StePhen 也跳完舞回来。两人都在借此运动一下他们发福得已快控制不住的身躯。

“这下真是跳过瘾了。”珊蒂喘着气，扁扁的鼻头上冒出大量汗珠。